

疏竹韻濃 墨短情長

——訪墨竹畫家王和平

本報記者 李德領

1970年，16歲的王和平到雲南當兵，負責黑板報、牆報等，當時就對竹子有種莫名地偏愛。“老家有竹子，部队的附近也有竹子，每次想家时就对着竹子，听风吹竹子的沙沙声。”

“1976年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，在图书馆第一次看到了《芥子园画谱》，令我爱不释手，有时上基础课都看，不时临摹涂画。”王和平说，由于图书馆规定一本书最多只能借3个月，只能借了又还，还了再借，直到毕业。工作后第一月的工资便买了《芥子园画谱》，一直保留到现在。

“因少小离家，每次在红河岸边、哀劳山边看到竹子，都会想起家乡，想起母亲，对竹子有一种独特的情愫。画竹之初，也是一种缅怀和精神的寄托，而这种情怀一直促使我坚持到现在。”王和平说，在竹子身上，也看到了虚怀若谷的品格、顽强的生命、做人的原则，它的挺拔洒脱、正直清高、清秀俊逸也是中国文人的格致追求。

1981年，王和平转业之后，师从著名画竹名家杨冠芬、吴东魁，之后又拜董寿平、娄师白为师，亲授画竹之法，

摹古今竹谱，观竹象、觅竹韵，常年不辍。

“喜欢风竹，喜欢跃然于纸上的灵动感和神韵。”王和平说，对于竹子，他有一种敬畏感，故乡有竹子，哀劳山边有竹子，复旦校园有竹子，后在济南工作的地方也有竹子，每次看到竹子都有一种亲切感，一种来自于家乡故土的情感。由于喜欢竹子，济南但凡有竹子的地方，都留下过王和平的踪迹。有时坐公交车看到竹子，都会在站牌停下，原路返回，站在竹子旁端量半天。

“竹子本身就是积极向上，正直不弯，淡泊高远，虚心明志而不贪婪，情采飞扬而不跋扈，品位高尚而非低俗。”王和平说，现在也朝着形态上追求，神韵上图索，力争自己的画作不落俗套，不那么平庸。“最喜欢‘大风起兮竹飘扬，本色不改根不移，其志仍在碧云上。’”

从临砚伏案到竣笔，整个过程是一种心灵调适，更是一次心迹的旅行。“我推崇画中有诗，形神兼备，气韵生动的艺术境界。画竹追求形式美，构图线条水墨等要对立中求和谐，水墨运用有力度，画面语言有纯度，突出重点有靓度；意境美则通过虚与实，浓与

淡，动与静诸元素的组合与融合，引发观者联想翩翩。”

古人云：“画到白头难画竹。”越是简单的，就越是丰富的。呈现于纸上的墨竹，外人看起来很简单，但竹子的干、节、枝、叶对笔墨线条的要求是很高。“胸中之竹长在，同时又常常被手中之竹取而代之，提笔先画竿，之后布枝、添叶。”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王和平对家乡的思念与日俱增，多次梦到家乡的竹林，有时还能寻觅到竹林七贤的踪迹，或邂逅倾国倾城、能书善画的管夫人。出于游子的情怀，准备于4月底在老家举办画展，献与父老任评点。为避免竹画单调，还约了中国美协会员王传俭先生搞联展。

王和平说，画竹者不在其数，但对于竹根却很少有人提起，唯有一幅元吴镇的墨竹图，形如竹根，貌似苍竹。“看到竹根让我想起母亲，其默默付出的精神特征完全吻合，之后跑了济南十多处竹林寻找其影，观其尊容。我想将她从地下请出来，推上画坛。借此探索母亲的胸怀，无私无言无求无欲只有奉献的精神。成功与否，我不在意，只是释放自我情愫。”



个人简介：

王和平，字竹君，号牡丹居士。祖籍山东菏泽。一九八零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，一九八二年师从杨冠芬、吴东魁画竹，一九八八年拜董寿平、娄师白为师，亲授画竹之法，摹古今竹谱，观竹象、觅竹韵，常年不辍。墨竹图轴被美国、加拿大、法国、意大利等大使馆和台湾公共关系协会、中国美术馆、山东美术馆友人收藏。

